

May 2016

The Two Worlds and the Tragic Sense in Chen Yinque's Poetics

Jingru P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Pan, Jingru. 2016. "The Two Worlds and the Tragic Sense in Chen Yinque's Po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3): pp.209-21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3/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陈寅恪诗学中的两个世界和悲剧意识

——以陈三立、陈寅恪父子诗学的渊源与比较为中心

潘静如

摘要：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生平创造了大量的充满隐喻和影射的诗歌。透过这些诗歌，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与其父陈三立在诗学乃至精神、文化上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此基础上，他个人忧郁阴柔的性情、气质促使他晚年的诗歌构造了两个意象分明的世界：一个由花事、人事的代谢映照所构成，是为无常而永在的现实世界；另一个由天、人之间的对立图景所构成，指向超越的彼岸。这两个世界又都是与他个人的悲剧意识和悲剧命运相关联的。

关键词：陈寅恪； 陈三立； 悲剧； 碧海青天； 《再生缘》

作者简介：潘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治中国古典诗学。电子邮箱：89204329@qq.com

Title: The Two Worlds and the Tragic Sense in Chen Yinke's Poetics

Abstract: Chen Yinke was also a prolific poet, and his poems were full of metaphor and innuendo. Chen's poetry can be traced in spirit and culture back to his father Chen Sanli's influence, and also allows the reader to have a glimpse of his melancholic nature. These two strands of influence contribute to the two distinct worlds of images in his poetry, one pointing to the impermanent yet everlasting realistic world, and the other pointing to the other side of this world. The former world is composed of flowers and people and human affairs, while the latter is composed of the opposite visions between the heaven and the human, and both worlds are internally connected with his tragic sense and tragic fate.

Keywords: Chen Yinke; Chen Sanli; tragedy; green sea against blue sky; *Rebirth*

Author: Pan Jingru is a postdoctoral scholar in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Email: 89204329@qq.com

陈寅恪以史学见长，诗则余事。自余英时先生创为释证以来，“诗史互证”成为了研究陈寅恪诗的“典范”（Paradigm），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采取了这一典范。这有足够的理由，毕竟陈寅恪身世、遭际特殊，在学术上率先实践过“诗史互证”，而且他的诗尤其是晚年的诗确实有各种隐喻。但陈寅恪的诗同样创造了幽微深窈的世界，可说是相当出色的“文学文本”。因此，本文将抛弃旧典范，站在近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加以研究。这样说，不是要架空历史，正相反，本文会将其作为背景来接受。本文要义在于，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隐喻或影射，而是力图会通并比较陈三立、陈

寅恪二人的诗学，依据陈寅恪诗中的两个世界，着重考察他在家风、世变、性情、衰病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悲剧意识。

一、陈三立、陈寅恪诗学渊源表微

陈寅恪的诗，除有各家专文加以考释外，现有胡文辉笺释本，最为完备，相关史料，援引颇多。但此外并非没有着手余地。关系最大的，则是陈寅恪很多诗都承袭自尊人陈三立。考察陈寅恪的诗歌世界和精神世界，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柳如是别传》云：

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须更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词用意之妙。(12)

考察陈寅恪自己的诗,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陈寅恪有很多诗句借鉴自尊人。《挽王静安先生》“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陈寅恪集诗集》11)本之于陈三立“天心竟忍孤吾党,风气仍能妒道真”(陈三立 262),《王观堂先生挽词》“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一天”(《陈寅恪集诗集》15)本之于陈三立“生逢尧舜为何世,微觉夷齐更有山”(陈三立 320),《七月七日蒙自作》“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陈寅恪集诗集》24)本之于陈三立“近死肺肝犹勃郁,作痴魂梦尽荒唐”(陈三立 215),《夏日听读报》“独怜卧疾陈居士,消受长廊一角风”(《诗集》45)本之于陈三立“何如居士半亩宅,消受伽黎一角风”(陈三立 94),《挽张荫麟》“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陈寅恪集诗集》34)本之于陈三立“移情绝艺惊河汉,吊影荒山换岁年”(陈三立 703-04),《题初学集》“谁使英雄休入彀”(《诗集》105)本之于陈三立“谁使英雄还入彀”(陈三立 79),《前题余秋室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诗意有未尽更赋二律》“天壤茫茫原负汝,海桑渺渺更愁人”(《陈寅恪集诗集》125)本之于《挽妓联》“天壤有情终负尔,香尘扬海渺愁予”(陈三立 743)。这虽然都是表层现象,但只有先确认了这一点,才能进一步深入讨论父子二人的诗学渊源。

困难在于,陈寅恪著述很少提及尊人及其诗学。《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有云:“先君[……]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寒柳堂集》188)。陈寅恪对尊人的“气节文章”无疑是自豪的。“气节”不用说,陈寅恪对尊人的“文章”有扬也有弃。这需要慢慢梳理。由于是与后学黄曾樾相谈,不像自撰《石遗室诗话》那样批评起来还比较委婉和留有余地,《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中陈衍对近代诗人从王闿运到郑孝胥、陈三立都有批评,他直言陈三立的诗太“涩”(黄曾樾 704),在钱钟书所记的《石语》中,他甚至说“陈散原诗,予所不喜”“数十年后恐鲜过问者”(钱钟书 481-82)。陈寅恪当然没有读过《石语》,但从他留下

的《宋诗精华录》手批来看,他读过《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而且相当熟悉(张求会)。手批显示,他对陈衍暗贬“近人学宋诗者”,以“与流俗争名”,是颇为鄙夷的;他的十九条批语,除了一条表示赞同,一条举出猜想而外,其余十几条大都是对陈衍的回击和驳斥,还对张之洞、樊增祥的诗作了辩护。但是,他对陈衍批评郑孝胥、陈三立的话则没有回应。可能原因之一是他不便回应陈衍对陈三立的批评,但是从他默许《陈石遗先生谈艺录》“郑海藏诗,一篇中只有一二佳句,余皆趁韵”(张求会)这一行为来看,陈寅恪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赞同陈衍对郑孝胥和尊人的批评的。而这一点,正是他对尊人诗采取有选择性地借鉴的关键。

陈诗《尊瓠室诗话》称“(陈三立)子能诗者师曾、彦和、彦通三人”(100),压根就没提陈寅恪。但就像上文举证的,陈寅恪的诗没少借鉴尊人,为什么读者很少察觉?或者说,他是如何把对尊人的借鉴消融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的?这要从陈三立说起。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基本元素之一就是意象。陈三立诗的涩或独创性主要不在意象上,例如,尽管他八、九次运用“跛鳖”这些古人常用的意象(徐梵澄 196),但也止于八、九次而已,其绝大部分诗歌意象仍是常规意象,陈衍只抓住他“言花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钱钟书 482)犹是皮相,或者说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其实,陈三立诗之涩或独创性,其秘诀在于:第一,打破常规,不按正常的逻辑使用联接各种意象的动词,一部《散原精舍诗集》如果把带有“乱”“飘”“射”“撼”“窥”“落”“摇”“堆”“挂”“送”“接”“邀”“悬”“插”这些字眼的诗句删去,那就几乎没有多少完整的诗了;通常,这些字眼都有相对稳定或“合理”的搭配对象,但陈三立往往反其道而行之。第二,近体七律的颈联或颔联,他——尤其是《散原精舍诗集》的上、中两卷——喜欢沿用许浑、黄庭坚等人惯用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格,以杜绝声调过于流丽、庸常的“毛病”。这两点是造成陈三立诗之涩的重要原因,也恰是陈寅恪在借鉴尊人时力求回避的。

笔者注意到“去眼”两个字是陈三立的创语,在古人诗集里几乎找不到用例,而陈寅恪正好借鉴过一次。这是个非常值得分析的例子。陈三立原句,像“亲朋日去眼”(146)、“楼台去眼竟何归”(169)、“去眼遗经泣凤麟”(333)、“吾髯久去眼”

(676)等都是典型,照字面来说,“去眼”就是离开眼睛的意思。考陈寅恪《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有云:“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诗集》62)。这联诗直接脱胎于陈三立《题尧生万松深处图》:“去眼觚稜余一死,吹魂云气暗千峰”(319)。下半联的“吹魂”二字虽然说不上生涩,但也绝不浑成,体现的仍是陈三立“避俗避熟”的一贯作风;陈寅恪显然不太欣赏这种表达,因为“销魂”一语虽然“俗”,但其好处是浑成自然,而且富于阴柔美。在陈寅恪借鉴尊人的所有诗句中,“去眼”这种表达已经是上限,超过这个限度的,陈寅恪则加以扬弃。因为关于“眼”,陈三立还有“射眼江南山”(171)的“射眼”“钉眼望湖亭”(203)“钉眼落三花”(224)的“钉眼”“园池还我眼”(207)的“还眼”“楼台插眼忽峥嵘”(307)的“插眼”“吟窗留眼吐天葩”(454)的“留眼”“倒眼过旧园”(591)的“倒眼”种种新奇的用法,但是陈寅恪从来没有借鉴过。仔细考察上文举证的若干例子,这一点体现得就尤为清楚:陈寅恪所化用的,都是陈三立诗中相对“秀媚阴柔”和言从字顺的一类。

很明显,陈寅恪在诗歌创作上经常借鉴尊人,只是不像陈隆恪或陈方恪那样对尊人的诗亦步亦趋。陈寅恪的诗不以骨力见长,大都清神独往,婉秀自媚,颇像李商隐、韩偓或黄景仁,他深赏的诗,也在清深秀媚一类,如黄潜、汪精卫的诗,这是向从来没有把他的诗同陈三立联系起来的原因。^①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陈寅恪的借鉴是有选择性的,他把尊人的句法、意象完美消融到了自己秀媚阴柔的艺术世界之中。换言之,他所借鉴尊人的,不是或很少是最能体现陈三立的涩或独创性的那部分,而是其他相对流丽的篇什,经过处理变作或融入了“自家面目”。

二、繁枝转眼一时空:悲剧命运的笼罩

陈三立以“气节文章”闻名于当世。陈寅恪从尊人那继承的当然不只是“文章”一道。陈寅恪1945年4月30日作有《忆故居》诗,诗前有小序:“寒家有先人之敝庐二:一曰靖庐,在南昌之西山,门悬先祖所撰联,一曰松门别墅,在庐山之牯岭,前有巨石,先君题‘虎守松门’四大字。今卧病成都,慨然东望,暮境苍茫,因忆平生故居,赋

此一诗”(《陈寅恪集诗集》42)。吴宓在日记里注释这首诗云:“时盟军贡献柏林,四月二十七日墨索里尼死于 como 湖畔,日本势亦穷蹙”(《陈寅恪集诗集》42)。换言之,从世界局势来看,抗日战争的获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考虑到1937年北平沦陷后陈三立绝食而死,就不难猜测陈寅恪的用意。题目是“忆故居”,小序又提到“寒家先人之敝庐”“先君题字”,笔者大胆揣测,陈寅恪《忆故居》“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很可能是刻意对尊人“遗言尽负成今日”(陈三立 228)、“举世无人对此宵”(325)或“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陈三立 736)的点化。陈寅恪这联诗也就有多重含蕴:陈寅恪推重和承续尊人的不仅是“文章”一道,更是陈氏的“气节”,概言之,乃是义宁陈氏的门风。

面对世变之亟,门风常常加剧个体独特的身世之感。按照前文的论述,陈寅恪的诗歌创作颇有借鉴尊人之处,只是他的借鉴是有选择的,以能够熔铸到他个人“清深秀媚”的艺术风格之中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借鉴,也是创造。但是,相比于风格的不同,陈寅恪更大的创造在于他后半生的诗歌创造了两个意象分明的世界。就陈氏父子来说,同样是“一生负气”,表现在诗学上的面貌各异,陈三立出以“狷介”(金松岑 447),故诗风偃蹇奇兀,不落常境,而陈寅恪则出以缠绵哀伤,在顾影低回中冥想天人之际的幽微。如果说句法、意象的借鉴展现了父子二人的诗学渊源的话,那么陈寅恪晚年诗歌中构造的两个世界则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父子二人的诗学之异及陈寅恪个人浓重的悲剧意识。

考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有云:

昔时读河东君此词下阕“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诸句,深赏其语意之新,情感之挚。[……]“酿成”者,事理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然自河东君本身言之,一为前不知之古人,一为后不见之来者,竟相符合,可谓奇矣。^②

竟由“春日酿成秋日雨”一句,推衍出“悲剧中主

人翁结局之原则”，不但体现了陈寅恪敏感细腻的文字“感觉”能力和世变对他的刺激，更显露他与生俱来的某种性情与意识，而这又是弥漫在他的整个生命当中的。他早年作诗无多，亦未遭变故，但像“萤嘈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长秋”“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胜此冠”“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陈寅恪集诗集》7-11）等句，无不有踽踽独行、惘惘不甘之致，预示着内心深处的隐忧或怀疑。这一切根植于性情、气质之中。他曾回忆自己少年时，“朝野尚称苟安”，他却“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寒柳堂集》182），这可见其天性的敏感。也许是他的“少时多病”（《金明馆丛稿初编》189）“体孱多病”（《金明馆丛稿初编》235），养成了这种敏感、阴柔的气质。

他集中有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旻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略云：“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迁后死哀。见说旻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陈寅恪集诗集》59）。按黄氏杏花断句见《花随人圣庵摭忆》第二则《旻台山赏花》，断句云：“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黄濬 23-24）。显然这句诗给了陈寅恪相当的触动。他晚年在《寒柳堂记梦稿》里还说：“日本投降[……]重返清华园，始得读秋岳之书，深赏其旻台山看杏花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寒柳堂集》191）。陈寅恪题诗中的“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迁后死哀”一联恰恰是他晚年诗篇里横亘始终的主题或意境，也即“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他晚年一再言“诗讖”（《寒柳堂集》83-85），正是同一精神的体现。

陈寅恪《吴氏园海棠》其二：“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陈寅恪集诗集》23）。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一句法，时在1936年。此句脱胎自陈师道《次韵李节推九日登南山》：“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冒广生 75）。后人也经常效法，比如陈三立《秋日愚园西楼茗坐》“奇服自将孤往意，零花犹恋旧栽枝”（335）一联就很类似。但包括尊人陈三立在内，很少有人像陈寅恪这样，对陈师道、黄濬二联的仿拟欲罢不

能，仿佛除此而外，无从表达自己的心境。他一再，再而三的这样吟诵着：“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陈寅恪集诗集》24）“人事倍添今日意，园花犹发去年红”（29）“桃观已非前度树，藁阶长是最高楼”（59）“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62）“食蛤那知天下事，买花弥惜去年春”（64）“烛照已非前夕影，枝空犹想去年人”（65）“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70）“桃观已非前度树，藁阶翻是最高楼”（85）“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111）“废疾久遮今世眼，登临犹发古时愁”（113）“药裹那知来日事，花枝犹忆去年春”（148）。在这里，花事、人事相交织、相映照，构成了一个无常而又永在的世界。

在这一主题之下，他还有各种近似的表达：“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陈寅恪集诗集》22）“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27）“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44）“岂知紫陌红尘路，更作荒葵野麦场”（88）“黄阁有书空买药，玄都无地可栽桃”（112）“白杨几换坟前树，红豆长留世上春”（125）“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130）“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133）“裁红韵碧今何世，合璧连珠别有天”（139）“韵碧裁红如隔世，回黄转绿未移时”（164）“赤县尘昏人换世，翠湖春好梦移家”（167）。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诗歌加以疏证，比如“平泉树石已无根”指的是康有为的身后事，“北归难觅旧巢痕”指的是他在北京的旧寓等等。就此来说，他之病症，颇近于西人所谓的“无家可归的精神创伤（homelessness as psychological trauma）”（Goodman Lisa, et al 1219-25）。

显然，与尊人陈三立的诗止于感喟“赚人花事可怜世”（陈三立 13）不同，陈寅恪晚年的这些表达弥漫了他个人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不限于一时一地。换言之，如果说传统的同类诗歌中的悲剧意识与伤感是由每一首诗自己呈现出来的话，那么陈寅恪则是通过一首又一首诗的雷同而密集的表现形式，借花事、人事的映照，创造了一个无常而永在的现实世界。

三、碧海青天自纪元：寻求对悲剧命运的“超越”

陈寅恪后半生不断吟出这样的诗句：“地变

天荒地变意已多”(《陈寅恪集诗集》24)“天回地动此何时”(43)“地变天荒总未知”(99)。考《散原精舍诗集》有云:“天荒地变吾仍在”(陈三立48)“地坼天荒欲何俟”(83)“天荒地变影双坟”(231)“地变天荒纪戊申”(250)“更弹地变天荒泪”(335)“海断天荒更忆谁”(341)“天荒地变孤芳在”(657)“天荒地老作诗人”(719)“天回地动一沾巾”(736)。我们还注意到,陈寅恪诗中也多次出现这样的表达:“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诗集》196)“涧瀍洛下犹余地,韦杜城南莫问天”(145)“韩偓偷生天莫问,范文祈死愿偏违”(156)“沉醉天休问”(159)。考《散原精舍诗集》有云:“新吟掩抑能盟我,此土浮沉莫问天”(陈三立53)“抔土真亲汝,杯浆与问天”(173)“问天已付君平卜”(313)“此日更无天可问”(339)“问天酿注经天泪”(353)“问天斫地意无穷”(590)。虽然“地变天荒”或“问天”都是寻常典故或用语,但据第一节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寅恪诵读过陈三立的这些诗句,在他晚年时,会不断地投射到他的自我表达之中。即使不作这样的设想,在普遍意义上这种“地变天荒”的痛楚和“问天”的冲动,也是任何遭遇巨变的人都会有的。

不过,陈寅恪毕竟不是陈三立。在他晚年的诗句中,出现最频繁的是这样一个意象:碧海青天。《闻道》:“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陈寅恪集诗集》37)。《癸巳七夕》:“赤城绛阙秋闺梦,碧海青天月夜情”(97)。《读梅村题鸳湖词戏用彩笔体为赋一律》:“红巾翠袖谁揩泪,碧海青天共断魂”(111)。《己亥七夕作》:“丹药黄金徒扰扰,青天碧海自悠悠”(133)。《戏赋反落花诗一首次听水斋落花诗原韵》:“东皇西母差相会,碧海青天悔可知”(155)。《乙巳元夕次东坡韵》:“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166)。《丙午春分作》:“白日黄鸡思往事,青天碧海负来生”(175)。

陈寅恪频繁使用这一意象绝不是偶然的。现要着重分析这个意象,并在与“地变天荒”的比较下,凸显其隐伏或指向的意义。“碧海青天”出自李商隐《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刘学锴 余恕诚 1887)。假如不考虑《嫦娥》一诗,“碧海青天”本身仍是一个自足的意象,但经过李商隐的创造,它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并

且在最大程度上被后世所接受和使用。换言之,“碧海青天”一词成为了西方理论家所谓的“历时性互文(diachronic intertextuality)”(Gregory Machacek 522-36)。这可分两个面向来说。首先,“地变天荒”这一意象为无常而永在的世界,尽管个体也暗含在这一意象里,但它仍以指向外部世界为主,人只能处在天地的笼罩之下,保留着有限的回应空间;而“碧海青天”则强调尘世变幻之中,作为个体的存在与感受,换句话说,它意味着人与天之间的平行或对立,尽管人仍显得脆弱,且背负着悔恨和悲剧命运,但人不再仅仅是天地之间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物,他仍为自己保留了“救赎”或“超越”的可能。其次,从另一面向来说,“地变天荒”指尘俗世界亦即此世,而“碧海青天”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尘俗世界,指向彼岸。

由此,同样遭遇“地变天荒”,陈三立会有“问天”的冲动或宣泄。但过此以往,他对天地变局的回应已经结束,他只需践行自己所接受的道德准则,做到不辱其身即可。陈寅恪则不同,忧郁敏感的气质和秀媚阴柔的诗学取向会把他引向另一个世界。当他被悲剧宿命感所笼罩,而又不甘接受这一悲剧宿命,希望与之抗争,甚至完成对它的“救赎”或“超越”时,不可避免地,他的精神世界将指向彼世或来生:

今生无分待他生。(《陈寅恪集诗集》129)

但除却宗教意义,在世俗意义上,来生并不可恃。在这种情形下,他不会对隋唐制度、蒙古史地一类问题再发生太大兴趣,他更在意的是关于人、关于命运。这需要机缘。

当他“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听《再生缘》弹词,有感“作者之身世”时,恰好获得了这一“机缘”。于是在《论〈再生缘〉》里出现如下:

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早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寒柳堂集》60)

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阨,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寒柳堂集》67)

在这里,两人的角色和悲剧命运合而为一,且流露出浓重的悲剧宿命论意味。陈寅恪《读哀江南赋》曾云:

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金明馆丛稿初编》234)

不啻为自己的《论再生缘》作了一注脚。鉴于两人悲剧命运的同一性,他努力“使再生缘再生”(《寒柳堂集》69),自己此生的悲剧宿命也得到了安慰。

但安慰止于安慰,悲剧宿命之所以为宿命,是因为它是一定而不变的,只有在来生才有可能获得彻底的救赎或超越,而除却宗教意义,来生是不可恃的。不过,正如他可以“使再生缘再生”一样,只要后人能够“发皇心曲”,使他“再生”,他依旧算是挑战了悲剧宿命,并对之完成了救赎或超越。这样,陈寅恪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余生所欠为何物,后世相知有别传。
(《陈寅恪集诗集》57)

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有缘。
(143)

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
(144)

也就是说,在世俗意义上,对悲剧宿命的救赎或超越,始于今生,而成于后世。因此,他要在衰残之年苦苦念叨: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柳如是别

传》1250)

余 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在精神和文化思想上的一致性以及陈寅恪诗中的两个世界和悲剧意识:一是借花事、人事的映发而营造的无常而永在的现实世界,这一世界的他是被悲剧命运所笼罩着的;一是经由执着的“问天”而获致某种悲悯而激愤的力量,努力塑造了一个人与天(命运)平行或对立的世界,它寓意着个人寻求对悲剧命运的超越。但上文由于顾及到文气的通畅和阐释的醒豁,有三个关键的地方来不及说明,这里需要补充。

第一,悲剧宿命是不可逆的,只有在来生才有希望救赎或超越,而来生是不可恃的。虽然,“后世相知”或来者可以使他“再生”,但寓有“心曲”或“心史”的书一定会流传么?即使流传了,“后世”一定会“相知”么?这些问题,谁来保证?“来者”是尘俗之物,并不具备神性或永恒性。换言之,借由“来者”来完成“再生”,并无终极依据。所以,他在《论再生缘》要格外强调:

人事终变,天道能还。(《寒柳堂集》69)

如果没有“天道”这一终极依据,则所谓“后世”“来者”渺不可恃。这又回到了他当年的那段话:

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失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金明馆丛稿二编》248)

“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是“天道”在世俗意义上

的表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可以吟道:

嫦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
(《陈寅恪集诗集》166)

这让人既欣慰,又爽然。悲剧命运虽由种种人事造成,但在悲剧宿命论者那里,终归于天意或天命。当他想救赎或超越时,仍不能全靠一己之力达成,仍须在“天道”那寻找终极依据,因为只有“天道”才是超越时空的。事实上,他别无选择。但毕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由此完成了救赎或超越。这既是统一在悲剧宿命论者的内在逻辑里的,也是悲剧即崇高这一命题的深刻性所在。

第二,不管是陈寅恪晚年对柳如是词中“酿成”二字的阐释,还是对“诗谶”的心心相印,都是他悲剧宿命感的流露,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

低怀俄悟百年因。(《陈寅恪集诗集》113)

我们对他的诗作出超越性的阐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但同时,陈寅恪作为拥有极强感觉能力的史学家,他对人事又有其一贯的看法。1928年,他在《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中说:

天下之致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

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名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譬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
(《寒柳堂集》164)

就这一意义来说,他对个人悲剧命运的认识,既是

感觉的,也是理智的,既是具体的,也是超越的。

第三,陈寅恪一生标揭并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两个原则。前者部分地属于“新知”,后者则是传统文化的要义。我们可以从《寒柳堂记梦稿》看出他自承家教的影响之深,这是世所共知的。但浅见所及,有两点却从来被世人所忽略。那就是陈寅恪这两句表达,都能在陈三立的诗中找到印证。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揭橥于1929年的《王国维纪念碑铭》,考陈三立1906年《寿左子异宗丞五十》诗云:“独立精神世所尊”(陈三立201)。陈寅恪“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则出于1964年的《赠蒋秉南序》,考陈三立1936年刻行的《散原精舍诗别集》收有《庸庵同年寄示新篇》诗:“论世差非曲学阿”(陈三立640)。据本文的举证和分析,不妨作最大胆的假设,很可能陈寅恪在经常诵读尊人诗集之余,因强烈的认同与共鸣,而把这些语句投射到自我表述之中。即使不是,它也体现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云:“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吴宓291)。陈氏父子“一生负气”,在世变之际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陈寅恪忧郁、阴柔、敏感的气质最终把他带向关于个人悲剧命运的思考和超越。

注释[Notes]

① 陈寅恪晚年感赋《再生缘》诗“论诗我亦弹词体”一句的自注:“寅恪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述清代光宣以来事,论者比之于七字唱也。”有人认为嘲笑他的“论者”即是陈三立。陈寅恪自注,见《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99。

② 这一段文字,余英时先生曾特别拈出,但他要讨论的是“历史悲剧”,与本文不同。见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417-18、484-8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Chen, Sanli. *Collected Writings from Sanyuanjing Hous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3.]

陈诗:《尊瓠室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二册。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 [Chen, Shi.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Zunhu Study. 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2.]
-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 [Chen, Yinque. *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Liu Rush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 [——. *Collection of Chen Yinque: Poetr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 [——. *Collected Works from Hanliu Hal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 [——.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Writing on Jin Ming Gu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 [——.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Writings on Jin Ming Gu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Goodman, Lisa, Leonard Saxe and Mary Harvey. “Homelessness as Psychological Trauma: Broadening Perspectiv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1 (1991): 1219–1225.
- 黄潜:《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 [Huang, Jun. *Memoirs from Huasui ren Shengan Hou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 [Huang, Cengyue. “Chen Shiyi On Arts.” *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 1. Ed. Zhang Yinpeng.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2.]
- 金松岑:“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清诗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 [Jin, Songcen. “On Poetry: A Reply to Master Fanshan.” *A History of Poetry Schools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 刘学锴 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Liu, Xuekai and Yu Shucheng.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Li SHangyin’s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 Machacek, Gregory. “Allusion.” *PMLA* 2 (2007): 522–36.
- 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 [Mao, Guangsheng. *Annotations to Chen Houshan’s Collected Poe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 [Qian, Zhongshu. *Writing on the Edge of Life, on the Edge of the Edge of Life, Stone Words*. Beijing: Sanlian Books, 2002.]
- 吴宓:《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Wu, Mi. *Wu Mi’s Poetry Commentari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徐梵澄:《蓬屋诗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Xu, Fancheng. *Collected Poems from Peng Hous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 张求会:“陈寅恪手批《宋诗精华录》”,《文学遗产》1 (2006): 129–34。
- [Zhang, Qiuhui. “Chen Yinque’s Handwritten Marginalia on Gems of Song-Dynasty Poetry.” *Literary Heritage* 1 (2006): 129–34.]

(责任编辑:查正贤)